

RENSHENGQINGGANSANWENXILIE



姚宜瑛
人生情感散文

台湾 姚宜瑛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姚夏瑛

QINGGANSANWENXILIE

人生情感散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姚宜瑛人生情感散文

[台湾] 姚宜瑛 著

责任编辑: 龚湘海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 1998 年 9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5

字数: 135,000 印数: 1—4500 册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 7-5404-1930-x}{\text{I} \cdot 1525}$ 定价: 9.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深 情

- 3 月月红
- 6 书店
- 10 深情
- 19 落叶
- 25 茶醉
- 29 从老书房到新书房
- 35 扶持
- 41 花忆

- 46 地上的鸟——周日我们去晨跑
- 52 九十九盆菊花
- 55 老腊梅
- 61 我的奶娘
- 66 缀满新安江畔的黄杜鹃
- 69 三只孤雁
- 76 另一位母亲

秋风的滋味

- 83 小阿平
- 89 心宽地自远
- 90 柳叶落
- 92 记得
- 96 黑衣人
- 99 把春天煮来吃
- 105 人间夫妻
- 108 对门芳邻——为梁实秋先生冥诞而作
- 113 老兵还乡
- 120 忍冬——怀念陈老师沉樱
- 127 她在蓝色的月光中远去——与张爱玲书信往来
- 134 陌生人
- 140 捡栗子
- 145 “笨”男人的好

- 148 路树下的缪斯
151 私房菜之外
155 老天给我一棵树
157 秋风的滋味
160 做饭去！
167 抢亲

深情

那片美丽的月月红，是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如逝去的岁月，但那美丽温暖的记忆，如母亲对我的爱，虽历经战乱分离而永远长存。

月月红

岁暮，连绵的寒雨乍晴，久违了的半天残阳，突然破云穿空而来，直泼在对面的高楼上，如临空悬了一幅巨大的金色丝缎，喜得我立刻到小院花圃去，拔除雨中猛长的杂草。

母亲拄着拐杖来，笃、笃、笃，然后端坐在小廊上伴着我。

黄昏渐近，宁静的气氛似凝止在红茶花和金桂的幽香里，岁月流长，流到天老地荒，我却感谢上天赐我此刻的安详和福分。

过年后，母亲八十八岁了。

“有没有月月红啊！”母亲默坐了一会，忽然问。

“我们房子向北，没有太阳，不能种月月红。”

月月红是江南人家院子里常见的花，向着太阳，月月谢，月月开，除了严冬，枝头常缀满浅粉娇嫩的花朵，被苍翠细密的叶子衬托着，显得典丽又雅致。

“你小时候，两枝月月红，小辫子上一边插一朵，胖奶娘牵着，走路不肯好好走，走一步，跳一步……”像唱机突然停止，母亲茫茫然注视着渐浓的暮色，沉默着。片刻后，她才说：“陈家的月月红，开得真好！”

暮地，满窗开似海浪的月月红，如冬阳般美丽和温馨，在我记忆中绽放。

抗战初期，日军占领了县城，我家随外祖家众多人口，浩浩荡荡地逃难，辗转流离，才暂住在离县城七十里外的“庄村”。那里有外祖家数代相传的田地，和佃农们戚谊般相亲。不久。我考上临时二中，校址在邻县“孝里”，离开我们住的“庄村”约七八十里地，是完全陌生的小镇。

那时，父亲去世不久，母亲正是盛年，她决定独自带我和禄弟搬去“孝里”上学。她的决定引起了所有舅辈姨母们的反对，因为那时日军随时流窜，学校因战况会临时迁移，万一遇到突发事件，我们孤零的母子三人，在战乱中如何自处？母亲不听舅姨们的再三劝阻，她要我和弟弟继续读书，又不愿她的宝贝儿女离开她身畔去住校，她毅然地带着我和禄弟，在战火中如三只孤雁，飞向杳不可测的未来。

我们在“孝里”住了三年，分租一位秀才先生的房子，卧室窗外，有个长满杂草、荒芜已久的大花台，只有一丛美人蕉，孤寂的倚在墙角。母亲善养花，不知从村中哪家剪来的月月红枝条，朝夕殷殷照拂，不多久，曾经寂寞的大花台，迎着阳光开满一簇簇浅粉的月月红，月月谢，月月开，温暖着我们异乡孤单的三年，直到我初中毕业去后方升学。

那满花台的月月红，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垂垂老了的母亲，此刻想起月月红，也许是偶尔想起她曾经走过曾经守过无数漫长孤单生活中的一小段路程。那时也只有月月红识得她客地的孤寂吧！因为，我和弟弟幼小无知，不识人间忧患苦痛，母亲只是默默地承担她的艰苦和寂寞，如天下所有慈爱的母亲，一切为着子女前途而活下去。

那片美丽的月月红，是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如逝去的岁月，但那美丽温暖的记忆，如母亲对我的爱，虽历经战乱分离而永远长

存。假使，当年没有母亲的明智和勇敢，没有母亲的坚强和毅力，我定然和许多表姊妹一样，因为战乱失学而影响了本可美好的一生。

当然，我生命里也汨汨流传了母亲深厚永恒的母爱，我疼爱我的子女如母亲当年疼爱我，我也接受了母亲的坚强和毅力。我和她分别了三十多年，历经许多波折、磨难……是上天垂怜而对我恩赐，我终于再见到她，像所有幸福的儿女们一样，再叫唤着妈妈、妈妈。

书 店

香港七月最后一天，近晚的阳光依然热辣，好在有维多利亚海上掠过的凉风，所以香港的夏天总是热得清爽。而香港仕女大热天也不作兴撑阳伞，她们浅棕色的皮肤，在阳光下看起来精神而健美。闹市里也很少看到浓妆艳抹的女士，好像浓厚的脂粉独爱台湾的女性——大白天里许多脸也爱画得像调色盘。其实人最美的是自然，发自内心的愉悦形于外。我们喜欢仰望晴朗的蓝天，柔美的月光；喜欢童稚可爱的笑靥；永远忘不了的友谊……因为是本色。

离开台北前一天夜晚，好友夏虹来电话，要我帮她找学习梵文的书，她正就读东海哲学研究所博士班，我笑答这次匆匆数日不一定会去书店，因为一天里已有三位朋友托我买书，铁定要花去我许多时间。说是这样说，我定然是会去书店，因为每次我到任何国家、任何城市，都要看看当地的书店。有一年，在加拿大多伦多旅游，时正暮春，浅粉、雪白、艳紫的丁香花，迤迤成花林，密密地盛开，如地上涌起的云霞，一路上我看花都看痴了。可喜的在多伦多海滨码头上，蓦地遇见艺术家出版社的何恭上兄，我

谢了他热忱的邀约，倒是因为他的介绍，才让我看到台湾的书在异国的风采。因此我和之美在午餐之前，还一连走了新华埠十几家书店；那些书店都整洁明亮，装潢高雅而宽敞，每一家都有我们台北去的书，虽然是数量不多，但是它们在异国的书店里和我见面，它们一定欢喜。好几年前去印度，也是在旅程中看书店，加德满都、新德里……有一天清晨，我们要离开孟买了，商店还未开门，我和阿慧只好站在一家陈旧的小书店那紧闭又铁锈斑剥的铁门前照相；两个遥远的东方又东方的爱书人，来了，来过了。我平淡简单的日子里，种种喜爱，永远不会忘记，也许这也是我对生命的珍惜。

香港总是闹忙，我隔着马路，远远就看到那家书店的大招牌。我心闲如鱼，游过熙攘的人流，悠悠地逛了进去。

我要找朋友们托买的书，同时“欣赏”今夏香港地区的“盗印本”。

多年来，海内外盗印本泛滥，历经重重苦恼，我不仅已经习惯接受盗印，而似身上恒久未愈的伤疤，朝夕相见，亲得真如身体上的一部分，竟也有了关怀和好奇。香港某些盗版书卖完一版后，发现还有再印的利益，于是再“盗印”时，又随意换个封面，往往一本书盗印本有好几种封面。说不定今年我又会看到“新版本”和“新封面”。

多年前，余光中先生回台北，他送了我一本《白玉苦瓜》——读友请他签名时发现是盗印本。我如突然看到自己的孩子——思果先生曾为文说：自己的作品如自己的骨肉。自己出版社的书，也该是自己的孩子了。而它冠上别人的姓氏，穿上别人给它难看的衣服，一时心里气恼，立即说不应该为盗印本签名。余先生只是微笑，一贯缓慢沉着的语气说：“名还是要签的！”

人世许多事或情，要经历时间和痛苦，才能重新认知和了悟，甚至付予同情和谅解。

某年，晓风从香港回来，寄给我《你还没有爱过》的盗印本；恶俗鲜红的封面，正如台北街头常见到抹上厚重脂粉的脸。盗印似空气，几乎是无所不在；当台湾本地也无法抑制的时候，谁又有力量去阻止其他地区？

此刻，我也没有勇气去阻止面前这位年轻人求知的眼睛。

他正捧着书，低头站在我面前。

他全神贯注。黑框的眼镜吊在鼻梁上，看样子快要掉下来了才用手往上推一推。这样用心看书的年轻人，在台北书店、书城、书展里，我也常常看到。他专注的神情使我感动，忍不住要和他说话。

他温和的语气里蕴藏着书卷气，镜片后闪着广东人特有黑而明亮的眼睛。他说父亲是低薪的小职员，家中兄姐六人，他没有能力买喜欢的书，只好到书店里来看书。而我看到他手中的书，正是《你还没有爱过》的盗印本。

现实生活里许多巧合，往往比小说的情节还离奇。而我在这位年轻人黑亮的眼光里，忆起我少年时的岁月。

抗战时，我在后方安徽屯溪附近叫瑶溪的山城里读中学。那时，大家生活艰苦，教科书是钢板刻的；课外读物更是贫乏。偶尔同学们得到几本世界名著，封面是白底大黑字，内页粗糙泛黄的纸张，大家都如得到宝贝一样的轮流传阅。《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两本书太厚，轮不到的同学心急，大家计议干脆把书拆了，分装成几个小本子，和更多的同学分享。那时候，少年离乡思亲的泪眼，在一盏如萤火的桐油灯下闪动，日子就一页页的翻过去了。那时候，我对文学的热爱，不正像面前这位黑亮眼睛的年轻人！

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爱书而买不起书的年轻人，站在各地的书店里，或夜市书摊前……

感谢岁月，在时光流逝中我学习到宽容、谅解和仁慈，了悟

悲喜得失是上天的考验和恩赐。

“名还是该签的！”是因为识得爱书人的心吧！

我和黑亮眼睛道别。在书架间逡巡几次，还找不到朋友要的书。离开书店的时候，黑亮眼睛还低头专心地看书。再见！年轻的爱书人，我是台北来的种书人，你不知道，也不会介意，你手中的书，原版有我和作家付出的心血。

步出书店，傍晚的凉风牵我悠悠漫步。走到尖沙咀中心附近的海滨堤岸，早醒的霓虹灯已璀璨地和夕阳争辉；一艘大海轮，正缓缓地驶过安静的海面，庞大光亮的身躯，是一座海上小小的城，它又带走了多少离愁。思果先生早已离开他喜爱的香港，远住美国北卡罗莱纳州。他在台北曾出版过十多本书，台北有他许多读者和好朋友。我想，香港和台北该是他最想念的地方。余光中先生也已离开香港中文大学，离开窗外美丽如画的吐露港，回到台湾。有一年十月，我们台北几位朋友结伴去香港沙田余府，在夜色中享受阳台外吐露港的美景。次日，在戏剧家杨世彭和惟全伉俪热情招待下，在杨府享受了久违的大闸蟹盛宴；翌日，又在郊外幽静如世外桃源的“鹿颈”，每人享用一小碗美味的鱼蛋米粉，那天在美丽如江南的湖光山色中，享受了半日宁静安详，几乎忘掉了尘世。如今，那一串欢乐美好时光，只好在珍藏的往事里和许多相片中去回忆了。

深 情

1

儿时常跟着父母品茶，尤其在黄昏时分，精致的茶具和好茶，日子在茶香中显得华美静好。父亲过世后，母亲仍喜在黄昏时静坐。她常常孤独的面对着碧纱窗外那一片青绿亭亭的法国梧桐沉思，茶香隐隐，暮色渐浓，归鸟声啾啾，四周宁静极了，时光在此一刻仿佛凝住。

母亲八十九岁了，还喜欢黄昏时静坐，薄暮时，我常常陪在她身畔，或在小廊上喝茶，或在母亲房里。我也喜爱游移在白天和暗夜间的那种朦胧幽微的气氛。

那天黄昏，应该要开灯了，我仍半倚在母亲床上听音乐、翻晚报，母亲则坐在藤椅上。藤椅是特别为母亲买的，轻便、灵巧，她喜欢怎样移动都不大费力。靠着衣橱的桌子畔，放着一张笨重的靠背椅，另一张圆形藤椅则依着房门。

音乐声轻柔如水在房里回旋。

母亲忽然对我说：“你大舅妈来了！”

房里只有我母女二人，窗外暮色沉沉。

“你大舅妈来看我了！”母亲对着房门口的圆藤椅说。

母亲生性乐观，又幽默风趣，常说些笑话或和我们开个小玩笑，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有一天下午，她到我书房里，站在我背后，拍拍我的肩说：

“客人来了！”

我连忙站起，快步走出去，我以为是朋友来了，哪里有人？一转身，只见母亲穿了黑丝垂地长旗袍，佩带了她最喜爱的全套珍珠首饰，还换了新配的金边眼镜，她老人家正优雅地、笑吟吟地支着拐杖，盛装站在我面前。客人原来是指她自己。

我急着跑出去，没有想到是母亲和我开玩笑。

这次，我不上当了！我笑着问：“大舅妈在哪里？”

“喏！坐在房门口圆凳上。”

母亲手足七人。大舅妈育子女五人，四十多岁就守寡。我的父亲去世时，母亲也正盛年，所以大舅妈对我和弟弟分外疼爱，对母亲更是亲切照顾，她老人家在抗战第二年就过世了。

我以为母亲是寂寞，一人胡思乱想，所以看到过世的亲人。可是，我心里也隐隐不安，母亲年纪大了，正如她常说已是“风前残烛”，我应该多陪伴她，因此，我把许多事情尽量推辞、放下。尤其到黄昏的时候，我总是赖在她房里，早早把灯打开。虽然母亲兴致已没有以前好，不太爱说话，可是我在她身畔，我感觉到她心里是安慰的。有一天，母亲忽然对我说：

“你小舅舅来了。”

我正在看晚报，见母亲脸上有欣慰的神色。她又说：“你小舅舅坐在靠背椅上。”

小舅舅是母亲最小的弟弟，外祖父母过世后，父母奉外婆遗命，回娘家主持家业，不久老宅子分家，未婚的小舅舅和小姨母